

遇上一艘中式帆船

詹秀慧

從來沒有來想過，這個暑假會與一艘中式帆船談一場戀愛。

我們這一代的人，沒有什麼機會見過傳統中式帆船。旅遊局以中式帆船為標誌，代表香港，對此我一度抱懷疑態度。聽過同學說：「遊客來到香港一定大感失望，除了拍戲，你什麼時候在維多利亞港見過中式帆船？」我們對我們的標誌竟感到如此陌生。不知是我們遺忘了歷史，還是傳統捨棄了我們。

教我們不斷做夢

二零零三年夏天，我遇上了這樣一艘叫「歡號」的船，三支桅杆，中國風帆，船舷、甲板全是木造的。這不是電影廠的道具(雖然她也曾於 **Madona**、**James Brosnan** 等國際巨星的電影中亮相)，她是乘風航載青少年出海的訓練船。在「歡號」上受訓的，有一般的香港中、小、大學生，也有殘障、弱智人士；有泳術超群的，也有連沾水也害怕的。無分貧富貴賤傷健，上了船大家一起跳海。船上充滿了鼓勵聲、歡笑聲。站在船邊向凌空踏出一步，需要勇氣衝破恐懼，突破自己。乘風航的行政秘書 **Mimi** 說，小朋友們在船上發掘自己的潛能，船教曉我們不斷做夢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這次上船拍攝，也正如夢一般。

也許應該感謝「沙士」，今年耶魯的學生來不了香港，於是我收到一封來自新亞書院的電郵，關於乘風航找學生拍攝錄象，以紀念「歡號」退休。我前往應徵。我是一個喜歡拿著攝影機到處晃的人，一個電影發燒友，夢想有一天可以拍

紀錄片，拍一些在香港這樣的地方不知有沒有觀眾的片子。有一天我對 Mimi 如是說，Mimi 笑。無論如何我很感謝她，給我這次機會，一圓拍片之夢。拍攝的過程中遇見很多人，大家來自不同背景，卻不約而同為一隻船著迷，突然讓我感到肩負重任，這套片子的意義不小。如乘風航理事之一 Roger Tupper 說：「It's History.」

在我們追尋、發掘「歡號」歷史的過程中，我越來越覺得這船與香港歷史文化、香港社會服務的發展有關聯。她本身有很多象徵意義，象徵了香港的身份，象徵了中西合作的成果。因此，我覺得她與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關係，即使是沒有上過船的。因此我想，這套片子應該不會沒有觀眾的。

到今年，「歡號」已經三十歲，載青少年出海訓練也有二十五年，快要退休了，不久以後，將有一艘新船代替她。我在拍攝、剪接的時候，整個構思是向著為「歡號」立傳這個方向走的。「歡號」絕對值得立傳，因為她是如此奇特。

船

出身自漁民家庭的船長何樹明(明哥)認為這船外貌仿香港五、六十年代的漁船，設計上卻是西式的。傳統中國漁船建造時並不像西方工匠般先經過精確計算，再照著圖則按步就班，中式方法則沒有圖，師傅是「圖在心中」、成竹在胸地建船。而「歡號」是有設計圖的，明顯組過計算。明哥說他從沒見這樣大的船用這麼小的引擎便能推動。「歡號」的設計、用料，都是要做一艘能遠航的遊艇，但五、六十年代香港的傳統中式漁船全是近岸作業，出不了「大海」，而且不會

像「歡號」般用料如此上乘。因此我也稱「歡號」為「假扮漁船的遊艇」。

她天生注定是一個混血兒。七十年代，不少西方人對那個年代還未開放的神秘中國深感興趣。在這樣一股「中國熱」中，三名德國人對中國式的帆船產生了興趣，打算在香港建造一艘中式帆船，開回地中海做遊艇。其中一位德國人參與了船的設計，並在香港仔找來一位名叫黃廣鴻(廣叔)的師傅造船。船的風帆是中式的，船身卻是「不中不西」：船頭與一般中式漁船分別不大，船尾各船底卻是西式的。德國人本想採用中式漁船的船底設計，反而是廣叔為了使船能出「大海」經風浪，改用了西式船底設計。

有誰會想到，這「假扮漁船的遊艇」，最終沒有做漁船也沒有做遊艇，反倒成了香港青少年的訓練船。

人

如乘風航青年會的創始人之一，曹文斌所說，這艘船之所以如此吸引，是因為船上的人。「歡號」並不只是一隻船。「歡號」之所以成為「歡號」，成為今天這個樣子，全因為二十多年來在船上，或岸上，為之作過供獻的人。或又如 Mimi 所說，二十多年來，不斷有來自四方八面的各種各樣的奇人來「歡號」幫忙。回望歷史，「歡號」成為今天這個樣子，也許是巧合(試想如果尼爾博士沒有經過香港仔，尼爾博士沒有他的理念，沒有像伊華德等的有心人在船上帶訓練，沒有曹文斌這樣積極的參加者……)，也可以說是一種因緣際會。與船有關的人也像船本身一樣有意思。

最初提出理念的是一位西人學者，但理念最終能實現發揮，少不了一班原本是漁家出身的本地船員(到今天，五位船員中仍有四位是漁家出身)。但無論是西人學者還是本地船員，都是愛海、愛船的人。我來到乘風航第一天，Mimi 給我一本《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》，讀了尼爾博士的訪問，對我衝擊最大的是這樣一句話，中譯大概是這樣：「香港的青少年生活只局限於街道，他們只知道香港有街道，那真是可惜，他們忘了香港還有漂亮的海、可愛的島嶼、沙灘……」也正是這個暑假幾次上船隨行拍攝，讓我真正感受到香港另外一面的美麗。所以我也用了尼爾博士的這句話做了整套片子的開頭。

不可略的，還有十多萬上過歡號的參加者，尤其是弱能的小朋友，他們為「歡號」上的歡樂供獻了不少。我與很多人一樣，若不是上船，跟本沒什麼機會接觸智障人，不知道應如何與他們相處。上船幾次，我又智障是怎麼一回事有了新的理解：他們與正常人一樣，只不過靈魂像是被鎖在軀殼內的深處，外面的人要加倍努力才能接觸到「他們」。然而他們卻比一般人給你更多的信任。或許如明哥所說，他們也許比我們更快樂。

心光盲人學校是我見過的最快樂的一所學校(我指包括普通的香港學校在內)，心光盲人學校的小朋友是我見過最快樂的學生，幾乎有他們的地方，就有歡笑聲。一次去心光學校參加航後檢討會，一踏入校門便聽見課室傳來老師和學生朗朗的對答聲，老師問一句，學生大聲回答。試想一般的香港課室的氣氛，老師問一句，通常只會如石沉大海。他們讓人羨慕，也讓人對香港的教育反思。

事

我第一次上船，馬上抓緊時間不停拍攝，明哥說：「你第一次不應該馬上就拍，應該先了解船上做的是什麼，了解一下參加者的心情，他們害怕什麼，才去拍。」我當時對明哥說，我想捉住對船的第一感覺，乾脆拿攝影機當眼睛。現在想想，明哥說的也有道理。別說我在人家掙扎著不敢跳的時刻把攝影機湊近是殘忍，別說我不明白被拍者的心情，在船上我也跳過海。

我把握了這幾次寶貴的上船機會，嘗試跳海，包括(我認為)最高難度的挑戰：三層甲板跳海。膽粗粗地爬上三層甲板，但到真的站到船邊，卻意想不到是如此可怕，突然腳都軟了，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懼。理性邏輯告訴我，跳下去結果只是掉進水裏，橫豎死不去。但我那一刻明白了什麼是最可怕的，那便是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害怕什麼，一種非理性的恐懼。那一刻，我想我這拍攝者是明白被拍者的恐懼的。不知到影片拍出來，觀眾能否感受到那種恐懼，有些事情，我想真是要親身經歷過才能領會箇中感受。最後，我閉上眼睛，抱著明哥所說的那種「死就死吧」的精神豁出去，踏出了凌空那一步。

渡海泳也是一次很好的經歷。六個人用一個救生圈游一公里，六人當中還有不少是不會游泳的，你真正體會到合作的重要，會游泳的帶著不會游的，不離不棄。雖然我算是會游泳的，但我自己一個人是游不了一公里的。

剛下水，你會覺得海水鹹得讓人難受。但當游完一公里，你會覺得你已經與鹹的海水融為一體，你的裏裏外外也都是鹹味的。上了沙灘，躺在沙子上，海浪

沖過，海風吹過，彷彿你也變成一粒沙子。那一刻，時間停頓。或者，你也會有耐性和決心與其他沙子一齊海枯石爛。或者，那就是柳宗元所說的「與萬化冥合」。

名字的吊詭 美麗的誤會

在尋找「歡號」歷史的過程中，有一樣發現，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：「歡號」所以叫「歡號」，原來是一個誤會！德國人原本給她起的名字「Huan」是「渙」字而非「歡」字(二者普通話拼音一樣)，意思是希望這船像神仙一樣自由自在地在海上漂流，選「渙」字是取其「widely scattered」(分散)的意思(雖然我覺得德國人有些捉錯用神)。

但是，船最後捨棄了神仙的自由，而選擇了人間的歡樂。

若我是船，我大概也會和她一樣。

感謝與我一起拍攝，並肩作戰的隊友，小冰和家樂，沒有你們完成不了這套影片，有機會我們再合作。也感謝大雄讓我們用他的 studio，坪洲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。